



北狩見聞錄



保信軍承宣使知開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曹勛編次

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徽廟在蔡珠殿包進

密報李石周訓吳玠莫儔未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

帝會起居上皇皇帝也即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次

雖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殿舍拜表乞皇帝歸若

表列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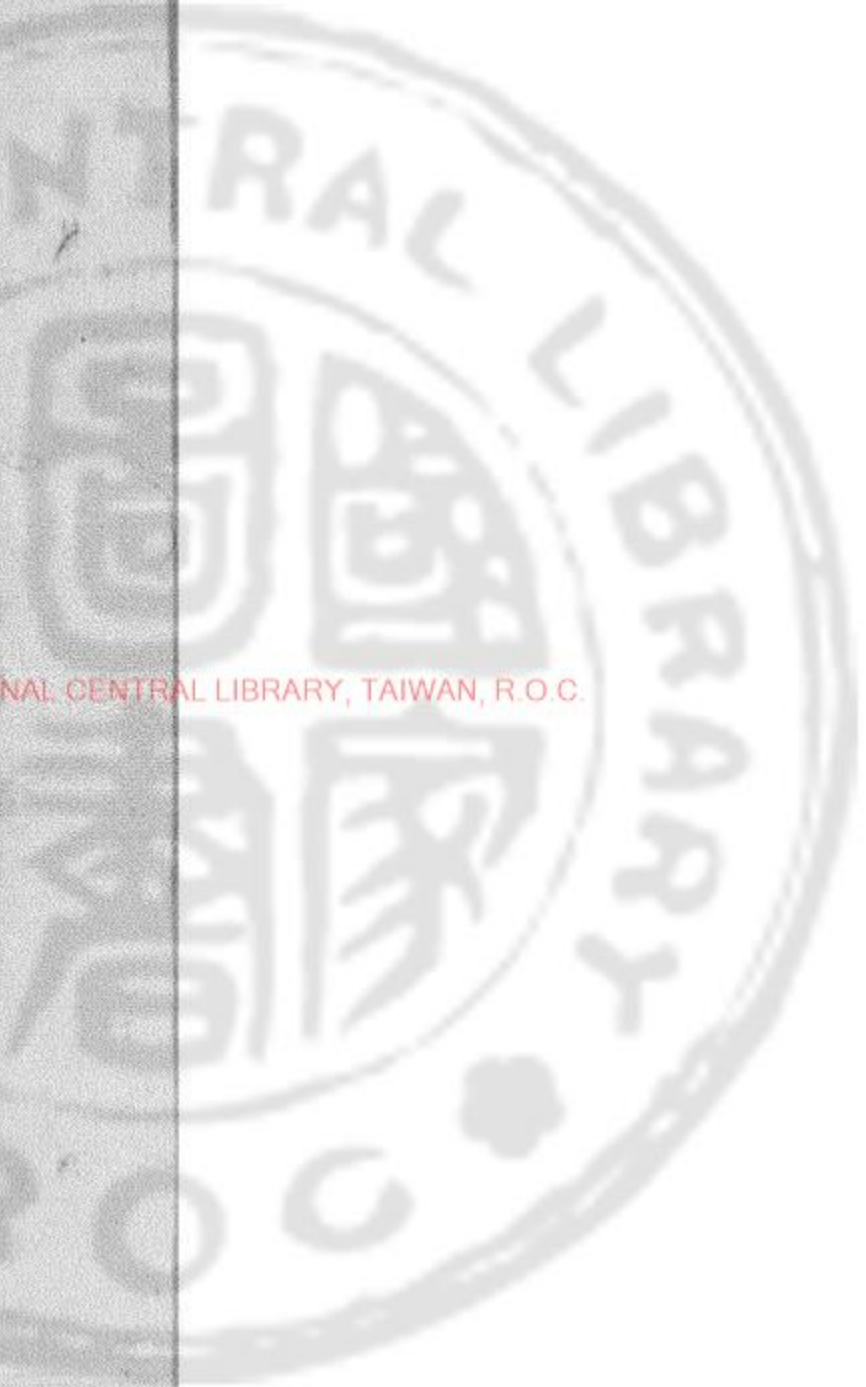
事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旨爹、娘、請便來

不可緩恐失事機徽廟沉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

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他變我亦孽剗恐徒死無益名等曰倘或不實甘  
受萬死 徽廟曰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聲替  
我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可卿等  
無隱名曰不敢亂奏 徽廟即令中使請 顯肅皇  
后時后已到拱宸門外辦被複厨擔邀 徽廟同行  
后與 徽廟語少刻即索道服 徽廟尋常欲出姜完  
臣等進曰雖云邀駕只在門裏第恐虜情詐偽不測  
更宜聖裁此足似未可移 徽廟曰適皇后在禁中  
得官家語令暫到門首端的如此怎不去得內人與  
近侍皆大哭 徽廟曰縱或有非意亦知此事終在

若以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辭第恨我揖遜  
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事並不與聞惟一聽命未嘗  
犯分自處若此獲報少爾有媿昔人多矣顧左右曰  
從我者聽左右皆泣從又取常御佩力令丁孚佩之  
乃乘肩輿與 顯肅皇后出延福宮由晨輝門而出  
將至南薰門雙扉俱啟 徽廟曰此必番使迂方欲  
回西就廠金導從圍掩車輿出門 徽廟頓足與中白  
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出門時已為金人搜  
去至東御園門有番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  
相見啟簾端視久之番使乃昔嘗奉使本朝者申初



到南郊齋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攔於西城門外並  
不許隨從惟姜克臣徐中立丁孚勛得在左右虜人  
目為祇候人 徽廟到郊宮虜人遣代太師沙少師  
第三人來奏 徽廟取向日張珏投降本朝文字並  
張珏緘首一宗處分 徽廟對來使云當日張珏降  
初來有不愛之約故受珏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  
要珏即斬首以獻不謂細故上國指以為累今城破  
國亡禍變及此何文字之有况已嘗移文上國死生  
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為自也虜唯々自後更不後來  
取金國凡有計議只在 淵聖皇帝御前奏稟隔數

日一遣人起居 徽廟在寨二十餘日 徽廟自製  
劄子一道令與相國其畧云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  
可以萬世當招收張珏繼蒙須索即令戮以為獻意  
罪不至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為累某即遜位避罪南  
下歸後塊處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奸臣  
伺隙離間父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聞報致煩天討  
宿甲臨城至城破時始知以三閔敗約所致蓋劄子  
不能奉承大國之約某亦失義方之訓事適至此咎  
將誰執尚有血誠祈回拱聽某願以身代劄子遠朝  
闕庭却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遺



祀終其天年某即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誠迫意切  
顯待台令劄子去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父字但  
三閔之盟初不恁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  
劄子却不敢背元約更容取上伴指揮請上皇心下  
不要煩惱但且寬心抱此劄子 徽廟令附進南京  
行在訖 徽廟又製奏表自即位遜位凡宮禁深密  
外庭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 徽廟夢  
與 太后同載入宣德宮奏樂整肅覺來猶聞其餘  
聲音至曉令報 后知三月初七日聞張邦昌僭位  
徽廟曰邦昌若誓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

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  
下沾襟明日臣子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  
光終作漢匡隣 徽廟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  
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曉事機猶有如此者先是  
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去 徽廟同二太子由河  
北路 淵聖同因相由河東路約會于燕京是日  
淵聖欲肅王同行肅三堅辭云去歲奉旨出使不曾  
避免久違膝下泣請甚確始待免去復以岐王徑行以  
肅王曾奉使虜中人情檢熟故要同去次日 徽廟  
率 淵聖二后諸王妃嬪帝姬駙馬等望城中辭違



宗廟 徽廟伏地氣塞不能起景王腋起之六宮無  
長幼俱哭震泰裡門動虜人訖此日：色昏慘風聲  
如號移時方止是晚報來日啟程 肅聖同 皇后  
太子來拜遺泣下別去自別不相見四月初一日起  
程分路劉家寺初見二太子又要 顛肅皇后以下  
妃嬪諸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訥譯奏 徽  
廟去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克舜猶有揖遜歸于有德  
歷代常運這事上皇心下煞理會得本國比滅契丹  
所得嬪妃兒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  
之思甚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

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且放心必有快活時 徽廟  
但致謝曰當日為兄弟今日為囚虜豈非運數尚賴  
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嗣子遠朝大國望為  
主張太子曰上伴不肯 徽廟曰兩朝主盟惟某獲  
罪非將相之過實某罪在天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  
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莫列燕京別有文字  
來於是酒五行二太子面請王婉容位下帝姬與黏  
罕次子作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雞  
兔魚肉酒果 徽廟答以病在車中無心飲酒食願  
早承來旨燕王途中以乏食堯皆殮以槽猶露復足



就寨外焚化 徽廟勅令人豎欲携行 徽廟止晚  
至 徽廟伏其骨哀甚曰各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人  
亦皆泣下過洛州二太子請 徽廟看圍場飯後遣  
馬并紫微來迎同行於田野中看圍獵已而馬皆負  
所得狐兔忽有二人在 徽廟馬前立太子指曰此  
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叅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即  
退藥師獨扣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為君臣向在  
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固有負上皇恩德  
言訖淚下又再拜 徽廟宣諭曰天時人事理合如  
此但當日欠一死節太子曰藥師極忠於廟朝 徽

廟曰藥師未嘗抗禦大兵而收功過厚養養至此卒  
貽大禍太子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

徽廟曰是 徽廟過河教日宣諭曰我夢想四日  
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  
王否臣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至厚今雖暫立異姓  
終必思宋不肯歸邦昌幸寬聖念又曰我夢想不妄  
第記此夢次日宣諭臣曰我左右惟尔後生健步又  
備知我行事與我持信尋康王庶知父母繫念于彼  
及此行艱難勛日仰賴天威可以伺便冒圍而出願  
不奪命得達聖心是晚下程 徽廟出御衣三襯一



領俗呼背心拆領寫字於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  
押計九字後縫如故付臣勛又索於懿節皇后得所  
戴金耳環于一隻護飛小蝶云是今上皇帝在  
藩邸時製以為的驗及皇太后信令臣勛見上奏  
之詔誥丁寧且泣且囑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  
淚白紗手帕于付臣曰見上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  
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救父母此外吾不多  
致語言氣已哽吾頌矣族到燕山尔乃去懿節皇  
后初取環于樊沈押班令付臣曰到時傳詔語大臣  
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并見吾父幸道無恙皇太

后以下皆哭徽廟聖訓曰如見上奏有可清中原  
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為念且保守宗廟洗雪積  
憤又宣諭曰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  
用宦官違者不祥故七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  
康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要知所戒焉  
徽廟又令奏上云恐吾宋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  
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取自家宗廟若不勉順記得光  
武未立事否又宣諭曾密賜上馬價珠犀合子等  
物又上魯說欲決河灌渡河者人等事以為密驗臣  
在虜寨臨行日恭奉皇后宣諭令奏上曰主上



再使軍前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主上至廳有  
幼女名招兒見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  
上体女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 太后當時  
悟曰我事四聖香火謹謂京師四聖觀必有陰助今陷虜中  
愈更度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乃止更令奏

上宜嚴崇奉以答天貺臣危從時 太后未知 主

上即位嘗用象棋局子裏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  
上焚香禱曰今三十子俱擲于局若康王字八九宮  
者 主上必得天位一擲其將果入九宮他子皆不  
近 太后手加額喜甚臣下拜即奏 徽廟太喜後

令謂 太后曰瑞卜昭應異常便可放心卿等可賀  
我臣等皆再拜 太后因以此子代將不易道適克  
山縣進早饌有燕人百餘人守 徽廟所乘車語臣  
曰 上皇活燕民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  
識天表因具以奏 徽廟為捐簾見之皆羅拜曰  
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鑿不須憂杞  
徽廟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  
困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  
去 徽廟在路中苦渴令摘道傍桑甚食之語臣曰  
我在藩邸時乳媪曾嗽 因取數枚食甚美尋為媪



奪去今再食而禍難至此豈非桑實與我終始邪至  
真定府 徽廟乘馬無二太子並騎入門前有引旗  
高 太上皇帝府中兩衛居人見旗皆慟哭虜人不  
較也舍於府園淨閑莊干問請 徽廟看打球自二  
太子以下皆入球場 徽廟與顯肅皇后在廳上看  
打球罷行酒少頃侍中劉彥宗具傳太子之意跪奏  
云聞 上皇聖學甚高欲覓一打球詩其請頌恭  
徽廟曰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  
曰錦袍駿馬曉分明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  
正過無令綽撥入邪門

綽撥邪門皆打毬家語

彥宗捧讀梅嘆

即與太子又番語似講解真義太子點頭令誦誦數  
過乃起謝 徽廟亦謝其恭也 二聖既出城即於  
南郊大玉位虜排長木為障、外有兵每教步一窾  
客人看外、亦窺內虜日以同菜米麩與內人相博  
易間語曰南朝有兵到某所矣次又曰主上提兵十  
萬在河北每舍人車馬過河即奪去大軍所以未敢  
離此語訖即收睨左右如舍人旁來之狀色有畏而  
不敢留者人遂以奏上衆皆喜為不日救至又教易  
倚墻器械却用郊禮畫木槍戟復有病人如傷中包  
裹卧於墻下云西南有錢相公兵四五十萬來刀槍



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製絳  
紅袍備緩急兵至即以衣 徽廟為出奔之計每十  
數日即他語一新動柵中觀聽隨行猶傳有兵相尾  
然了無來音後乃知計姑以援 聖心及愚眾人虜  
謀多此類 徽廟北狩日乘平日宮人所乘牛車牛  
五頭兩虜卒駕不通華語次 顯肅皇后次厨及本  
殿一行內人車伏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徑濟州  
城外虜騎約欄百姓不得看惟賣食物教人近前臣  
以銀二兩博換飲食賣人如是 徽廟即盡以炊餅  
藜菜之類上進及銀而去自過此州即行生路步人

研窠木騎軍曳枝梢水淺則填以為柴路深則疊以  
為甬道跋涉荒迥旬月不見屋宇夜泊荆榛或桑木  
間艱難不可言惟大雨亦行泥深沒脰車牛皆屢死  
壞亦不容補死就鬻其肉而去人行稍後則落後軍  
馬從而剽除至暮下程即以車前轆內嚮繞三匝匝  
如射帖又斫枝梢擦以為鹿角特兵備外嚴于出入  
旋鑿井及打柴草分給造飯然近水處終不肯住坐  
一行苦乏水連飯大半委頓自後習知遇有水處即  
遣車房院內人各下車取水負薪而返自後稍得趣  
明造飯罷即支散路糧 徽廟顯肅皇后共破一羊



粟一升諸玉帝姬及閣分或四分破一羊或六位破  
一羊米則計口人給二升惟 皇太后 懿節皇后  
別有館伴二人早暮必來瞻見 聖容如未見須  
見乃退余房院無館伴至真定府方得入城歇泊而  
日盡換牛乃行蓋自京至真定府牛多無草吃極疲  
瘁死者十四五至是改換過真定府中山行稍緩日  
六行五六十里巨勳向在龍德宮因奏事宜春殿間  
暇恭承 徽廟宣諭四事六附于后 徽廟在襦褌  
時晝卧忽卧處屋棟中折欲墮後續其聲連前殿乳  
媪急抱 徽廟起梁即墮所卧榻上 哲宗晏駕

太皇使傅秦玠等二侍醫于寧福殿前將付有司已  
而迎 徽廟入立二醫見 徽廟過驚曰此八彩之  
眉一人之尊也使王趣上于後安能以邪左右因以  
奏 太皇 太皇釋之改和丁酉 徽廟夢虜人教  
百列坐宣和殿下既寤不自得因令禁止番裝宣和  
間燕人歸朝因曲宴郭乘師趙政韓正等數輩後令  
近侍列坐宣和殿下以禳之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陰  
重侍衛寒蕭薄晚 徽廟祭祈晴霽不食頃陰雲自  
卷從北去東西一傳雲收之痕如界移時天地清徹  
星斗燦然 徽廟頤侍衛者曰從郊祀未有景旣若





是之果者遂製稱謝密訃日雨雪未沾念密雲之直  
上馨者旁達徹夕月之當中



北狩行錄

蔡絳撰

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  
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  
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  
物修舍給賜十救八九寓上燕京延壽寺宗室嗣濮  
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骸裸裎  
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諤曰神器沆離宗族若此  
甚憫念之卿為子細取索寺第具一賜目來欲將軍  
前所送生絹一萬疋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



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諤亦嗚咽沅涕具目以聞遣姜  
諤支散幹島不作會城南而陳南北利害叙結好休  
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涕零義形于色比人旁  
覘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  
肯者久之行在統屬之謂都管有職小官卑元其任  
者既是統轄即合押班起居銜藥揚師道具此以聞  
太上曰自有本朝雜塵不可為在此聞項改舊制自  
燕言遷居虜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  
都尉蔡條曰衣極失銜播越至此覩其前載厄運之  
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

左惟居沉却思有以少助繼天之祚今草得一書欲  
厚遺本路都統求通于左副元帥卿為我與秦檜高  
量更潤飾之恐有人至條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  
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徽號  
邀請淵聖皇帝遂留宿青城而改朔不叙請議至二  
月六日有易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  
諸王駙馬一應皇族盡出遂議置君乃令城中共舉  
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張邦昌平  
日履行身為宰相奉使不允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  
檜所聞既不能盡忠于本朝則何以効節于大國乞



立趙氏以慰民心不送既而太上北廷知檜等輩欲  
立趙氏謂蔡條曰天祚吾宗、必有主今聖慮若此  
定膺昭格文華理勝維游夏不能措辭明日具酒肴  
邀本路都統後聞其書得達粘罕其書曰某自北來  
衆所鄙弃獨燕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  
也嘗欲通書于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唯  
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畧陳固陋惟左  
右留神者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為己任故  
有一國士者然後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者然後能  
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臯夔稷契

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  
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  
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其外西破高昌北擒頡  
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  
知突厥稽首戴恩常為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賴沙陀  
以雪國耻又匈奴冒頊單于白登七日不食  
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頊單于不貪近利以  
為遠圖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  
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  
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



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  
守以至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  
為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  
宣不萬一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于遼東不避浮  
海之勤而請命于下吏蒙先皇帝約為兄弟許以燕  
雲適雲中安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吳懦懷首鼠之  
兩端某以過聽惑于謬悠之說得罪于大國之初深  
自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  
聞嗣子之中有為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  
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

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  
好保國活民為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  
塗炭而終為它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  
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  
使子孫永奉職貢宣不為萬世之利也哉伏惟  
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為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  
昔人有為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代歟趙使對曰里  
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為賢  
母妻言之則為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  
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醜媿伏望台慈有以照



察幸甚幸甚天資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于班史  
下筆纒、有兩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  
無書時一閱目一日間外有貸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  
月入見盡縱韓州之民出而寓焉春秋博士廢之久  
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聞之不憚宣諭蔡偉曰  
春秋之書多弑君弑父之事為人臣子者豈宜觀哉  
偉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  
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  
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  
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而不知春

秋者前有諛臣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為人臣而  
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偉因奏事太上謂曰此  
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  
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跡賢君忠臣之行莫不採  
探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篇  
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  
和進因用親仁善隣事太上曰此出春秋將蒙宣示  
以為榮觀太上皇有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  
于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時見教崇



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強偽為之也每西南望佇目  
久之謂左右設寢在何處泣數行一遇忌辰輟膳流  
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  
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後諸王問安必  
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于左太上  
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鄣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  
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羊王植對曰芳草連雲  
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  
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見之日為之感動撫問再  
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置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

居差苛騫仲畧主管御名宗職事以室中有挾私恨  
而致訟者終身不已全失禮容降詔曰日來宗子不  
遵憲度失于長幼之序各挾私積以成仇怨爭訟不  
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後得聚會何幸如之故閱禮義  
之言用制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有之夫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可勝此意分明  
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敢以未列韓州  
事陳訴者並以罪之之母作食言各令知悉揚師道



侍燕間宜謝師道曰近日隨行官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一物得贖行道鄉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隨予余生見如此不能振濟為之奈何宣諭訖遂泣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匱乞給賜衣物送之時關灑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疋熟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遣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古乃奉朝命令戒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

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日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是共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間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咷而出一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考親姪晉康郡王孝喬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者太上聞之降誥戒儉曰艱難之際檢廟諱為先若後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為狂蕩所因舉止取災有失事跡古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机樞机之發榮辱之主係高



而今而後戒之廟諱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間以  
理過從恐間忌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  
諄、誨諭使務躰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  
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剋太上曰  
羈旅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丑  
國李莖八哥打下通事慶哥遣人審覆太上曰初無  
此事恐後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手于額太子翰易  
歡遣人奉書云欲于內侍中求晚事能幹人材俊爽  
者二人所須却請批諭當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  
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

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侍本亦乏材不免於衆中  
選擇二人前去皆自汴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  
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  
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諸叔勃極烈夫人致書于太  
上并惠藥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  
分祇有一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惟出厚貺以無  
官應命不敢輟留好學不倦移晷忘食而動靜語默  
之間必有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  
謂肅宗於竊比披冒榛莽後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  
納之道位至宰相而數為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



傳以賜章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擢駙馬都尉  
劉文彥首告謀反金國蔡偉是日聞之于萃王植駙  
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太上驚惶未  
以為然翼日遣偉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于戶李董  
按打曷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被帳前矣盡得  
其所陳之詳偉歸太上即令奉親屬及一行臣僚合  
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前此已聞有不測  
之議至是皆悚慄偉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  
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損  
軀効命正在今日偉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

狗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  
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  
上遣植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  
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植駙  
馬都尉向子扈內侍王若冲同往偉實從之再三力  
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偉所窮之地而引問  
焉羣臣力拒往及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  
枉案上復遣前使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  
逆雖係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曰若如此自有  
宣命並死之使歸偉上統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



上嘉納之以誥荅曰老夫自聞舅甥等有誣告之事  
深悟衆叛親離及求諸已固知所措若非洗心革慮  
則何以全身遠害寡過悔尤願惟一體其害尚輕苟  
使坐累諸人後何面可以自存造覽上疏嘉謀說論  
非鄉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惜  
吐露若隱而不言、而不從高天后出神之聽之况  
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以此食言千  
萬毋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條以國  
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之

際遷羅誣告不責彼而求己而能虛懷納誨得湯改  
過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  
以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陛下  
上畏大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  
熙寧富強為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  
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君不畏  
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接近忠良神  
考親書荅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  
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守是戒太上稽首而言  
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輟



膳思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後  
榜偉書於坐側金匱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  
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興  
之主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覩盛際  
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再拜稱慶藥材留  
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拜受賜  
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泔燒者本位陳乙聚  
大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蓋官那  
客應辦宗室仲畧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居上京至  
有聞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左右此

輩何辜至于是令李括宣諭蔡偉草表一通後有回  
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王若冲曰一  
自北遷于今八年所覆風俗異事不謂不多深欲記  
錄其未有人詢之蔡偉以謂學問文采無如鄉者高  
居東山躬耕之餘為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  
為後世之戒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  
呼每有遣使則溫顏慰諭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  
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  
畀災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  
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者必買而釋



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何殊今伊子  
皆在繫維之中當求諸已欲歸之心頃刻不忘每令  
張瑋張克臣詢訪之少有嘉音喜見於色近梁舉善  
等至錄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大悅

